三家詩遺說考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一

文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五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御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

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其衣冠行為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

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㤜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

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喬樅謹案無所疑怍句本皆脫怍字今據荀子補又其命維新下本或多可謂白矣謂五字元刻本無今從之

亹亹文王

〔韓詩〕曰亹水流進貌文選吳都賦注

案臧鏞堂輯韓詩說以此入鳧鷖在亹下蒙謂吳都賦淸流亹亹與水爲韵則亹字不讀如門亹音與下熏欣芬艱不協則非鳧鷖在亹章句也臧誤採之又案詩碩人頎衣妻姨私韵北門敦遺摧韵

採芑焞雷威韵枤杜偕近邇韻古音脂微齊皆灰
咍尼與詩文欣魂痕亦可諧然鳧鷖詩涇沙渚皆
實地可指又不應於疊字獨異其例且訓水流進
貌則在字亦不可通矣此注當是疊疊文王之訓
下句云令問不已是有進義故韓詩釋疊疊為水
流進貌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韓詩外傳八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
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
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

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又外傳十〕齊桓公逐白鹿至麥邱之邦遇人曰爾何爲者也對曰臣麥邱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是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

不孤善言必再叟壹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壹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潸然而泣下曰願吾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為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

祖宗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臾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樅謹案邦人即封人封邦古字通用御覽七百三十六引韓詩外傳亦作麥邱封人惟新序四作邑人蓋臾爲其邑之封人也湯以下十二字舊脫趙懷玉校本据御覽七百三十六引補之

又曰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

受命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前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又〕曰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

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餓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為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故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樅謹案里鳧須左氏僖廿四年傳及晉語四並作豎頭須惟新序雜事四作里鳧須與韓詩

外傳同絮玉繩曰案豎未冠者之官名頭字古
叶仝都切與蒐音近星蓋其氏此傳聞之別非
有二名也
補漢書王吉上疏曰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
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
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
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其本也
無遏爾躬

韓詩曰遏病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遏止也義與韓異韓詩訓遏爲病者遏曷害古以音同通假害與病義相近一曰廣雅釋詁瘍病也韓蓋以遏爲瘍之叚借字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韓詩外傳五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王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聖賢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也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 應乎心動乎

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大明

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韓詩外傳土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承主天命畏之無彊厥躬無敢甯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

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位爲憂未以位爲樂也

詩曰天難訦斯不易惟王

案詩攷引外傳作訦今本改忱非

喬樅謹案鄭君箋詩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此讀易如字今據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難訦斯不易惟王是以易爲難易之易與毛義不同文王詩駿命不易箋云天之大命不可改易亦讀易如字其注禮記大學篇引詩曰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用三家詩說故讀同難易之易耳

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

韓詩外傳五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邈然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黑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夫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

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王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

喬樅謹案天謂今本外傳作天位此據詩攷所引攷正俠毛詩作挾傳云達也孔氏廣森曰按

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莫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浹日之浹非胡承珙曰按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卽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鄭箋云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韓詩外傳亦以令不行釋詩不俠義與毛鄭同葢俠挾浹古皆通也馬瑞辰曰爾雅釋言訓浹爲徹釋名云達徹也小爾雅曰徹達也說文無浹字古浹字止作挾荀

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浹是浹古作挾之証韓詩外傳引詩作使不俠四方依乃挾之通借字

又綦師襄子初學記十六引韓詩作師堂子文選七發李善注引韓詩作師堂子京堂襄音近子京其字也梁玉繩曰師襄子是衛樂師非論語擊磬襄故古今人表判列爲兩人自王肅僞撰家語其辨樂篇襲韓詩外傳而妄增擊磬爲官之言遂合二襄爲一誤矣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補三國志曹植誄體文王粲翼之作

磬天之妹

韓詩曰磬譬也詩正義釋文○又

喬樅謹案毛詩作俔傳云俔磬也正義曰此俔字韓詩作磬則俔磬古今同也說文云俔諭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段氏玉裁曰說文俔諭也此以今語釋古語俔者古語磬者今語是以毛詩作俔韓詩作磬如十七篇之有古今文許不依傳

云磬而云論者磬非正字以六書言之乃俔之叚借耳磬罄古通爾雅罄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曰俔說文一曰閒見也閒當作閑釋言閑俔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說爾雅亦釋詩也閑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閑見之胡承珙曰案傳以磬釋俔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毛以磬釋俔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俔是閑見盧氏文弨又從閒見爲義說皆非是後漢書胡

廣傳俔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閒見曰聞見則必逆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俔天二字申言惟訓如則如天二字本可斷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也郝氏懿行曰爾雅釋詩俔俔在閒上今本誤倒耳說文云俔譬諭也一曰閒見卽本韓詩爾雅爲訓閒者釋詁云代也閒見猶言不常見也凡譬况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云䛩譬而諭方言謂之代語說文謂之閒見其義一也馬瑞辰曰今按代亦比擬之詞猶言譬也古者以此易彼謂之代以此擬彼亦謂

之代晉宋人擬古詩皆曰代其遺義也又以此
擬彼則猶有彼此之別故代亦曰間是知爾雅
以間釋俔間代之義亦與譬通矣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補後漢書郅惲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
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衆

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時尚父時維鷹揚亮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韓詩曰亮相也釋文

而樅謹案尒雅釋詁亮相並訓爲導相又訓勵

亮又訓右勵右義皆爲助導引佐佑皆所以爲贊助也書惟時亮天工史記五帝紀作惟時相天事是以亮爲相相即佐佑之義也亮與諒諒古以音同通用毛詩釋文云涼本亦作諒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到於邢丘軛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軛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乎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憎其胥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

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時

喬樅謹案皇皇毛詩作煌煌亮毛詩作涼今本外傳亦作涼非當從釋文亮字爲正

緜

緜緜瓜瓞

韓詩曰緜緜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文選廿六潘岳懷縣詩注

喬樅謹案爾雅釋草瓞瓝其紹瓞舍人注瓞小瓜也與許君訓同釋草又云瓝九葉釋文引舍人云瓝九葉九枚共一莖則其爲小瓜可知也

陶復陶穴

補玉篇穴部𡫸地室也詩云陶𡫸陶穴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𡫸或作𡋯亦作復作𡋯者齊魯之異文作復者毛氏古文以復爲𡫸之省借也

古公亶父來朝趣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

補吳越春秋卷一古公亶父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

行義爲狄人所慕熏鬻妬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所養害所養國所以亾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補 吳越春秋五亶父讓地而民發於岐

喬樅謹案趙長君著吳越春秋見於後漢書儒林傳長君治韓詩者所著詩細蔡邕讀之以爲

長於論衡隋書經籍志尚載長君韓詩譜二卷
詩歷神淵一卷今惟吳越春秋僅存十卷耳
補玉篇走部趣遽也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
喬樅謹案趣毛詩作走箋云來朝走馬言辟惡
早且疾也鄭意以走為趣之假借故不煩改字
直訓為疾䟽三家今文皆作趣字顧野王所引
蓋據韓詩之文鄭君詩箋亦即用韓義申毛也

周原膴膴

韓詩曰周原膴膴 亠十善文選魏都賦注

韓詩曰膴膴美也

案文選魏都賦腜腜坰野張載注腜腜美也詩云周原腜腜堇荼如飴李善注引爲韓詩則張注腜腜美也卽韓詩之義毛詩釋文云膴膴美也韓詩同此順毛而改謂韓詩說同非謂字同也

作廟翼翼

韓詩曰鬼神所居曰廟（衆經音義十四）

度之薨薨

韓詩曰度填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二度居也義與韓異鄭箋云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

中鄭君釋度爲投與韓詩訓塡義同蓋用韓義
改毛馬瑞辰曰度與塿通廣雅塿塞也塞與塡
義亦相近旣取土而後塡之旣塡而後築之正
見詩言有序也毛傳訓度爲居失之

高門有閌

韓詩曰閌盛貌釋文

補玉篇門部詩云高門有閌

喬樅謹案閌毛詩作伉曾詩文與韓同見張平
子西京賦又藝文類聚六十三引毛詩伉作閌
此三家之文非毛氏也李善文選魏都賦注亦

引毛詩高門有閌均誤惟西京賦注引毛詩曰
臯門有伉云伉與閌同不誤也毛傳云伉高貌
而韓詩釋閌爲盛貌者毛作臯門臯之言高也
故以伉爲高貌韓作高門則高義已顯故以閌
爲盛貌說文阬閬也閬門高也文選楊雄甘泉
賦閌閬閬其寥廓兮李善注引說文曰閬門高
大之貌也盛義與大相近說文無閌字毛詩伉
乃阬之假借韓詩閌又阬之或體耳

棫樸

追琢其章

補 玉篇辵部追治玉名也詩曰追琢其璋

喬樅謹案此韓詩之文也毛詩璋字作章與此文異毛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兼金玉二者而言則毛以追琢其章爲雕琢之使成文章也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名鄭用韓義改毛又據周禮以證追琢之皆爲治玉也

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韓詩外傳五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茂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

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
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喬樅謹案亹亹毛詩作勉勉故荀子王制篇引
詩亦作亹亹與韓詩同郝氏懿行曰亹與勉一
聲之轉禮記注亹亹勉勉也易繫辭鄭注亹亹
没没也勉没没卽勉勉聲之轉也又轉爲旼旼大
戴禮五帝德篇亹亹穆穆文選封禪文作旼旼
穆穆又亹亹文王墨子明鬼篇引作穆穆文王
是旼旼穆穆與亹亹勉勉俱聲相轉也亹音門
又讀若微故玉篇亹亾匪切亹亹猶微微也一

切經音義卷九引周易劉瓛注亹亹猶微微也

是玉篇所本爾雅釋文亦云亹亡匪反徐鉉以

亹作娓娓與微同韓詩以為誰侜予美之美然

則亹讀為美與亹讀為門又俱聲相轉矣

旱麓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 文選五十一王褒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毛傳以此詩二句為言上下察也與禮記中庸合箋云魚跳躍于淵喻民喜得所與

薛君章句同此鄭君用韓詩改毛也據此則鄭釋鳶飛戾天爲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當亦本於韓詩

清酒既載

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文選西征賦注

喬樅謹案鄭箋釋既載謂已在尊中是以載爲載之於罍與薛君訓異馬瑞辰曰載與𩞁音同說文𩞁設也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此詩載即𩞁字之同音假借故韓詩訓設商頌烈祖詩既載清酤義同廣雅亦云𩞁設也石鼓文𩞁皆

作匑士昏禮匕俎從設北面載載亦設也

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韓詩外傳二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刼以刄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

喬樅謹案延毛詩作施施延一聲之轉呂覽知分篇引詩作延與韓文同後漢書黃琬傳注引詩亦從韓作延箋云延蔓于木之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鄭以延蔓爲訓是用三家之義禮記表記引詩施于條枚注云如

葛藟之延蔓于條枚是其性也高誘呂覽注亦云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則齊魯詩文雖作施而亦訓爲延蔓與韓義同又案皇矣詩施于子孫箋云施猶延也則旋延訓義並通

思齊

則百斯男

補後漢書順烈梁皇后紀曰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韓詩曰刑正也釋文

喬樅謹案孟子引此詩刑于寡妻趙岐注亦訓

刑爲正邠卿用魯詩者是韓詩義同毛傳云刑法也法正古相通假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易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法所以正人之不正者說文金古文法字玉篇同則法亦正也馬瑞辰曰毛韓詩法與正同義史記賈生傳法制度猶言正制度也廣雅刑治也法與正皆所以爲治也

補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周之文王亦從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咏之

皇矣

上帝耆之

韓詩曰耆惡也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此條引在周頌武篇耆定爾功下馬瑞辰曰案當爲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蓋毛韓詩同義釋文誤引入周頌武篇亦猶蕑蓮也本韓詩澤陂篇之章句而釋文誤引入溱洧章也若以耆定爾功爲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馬說是也

其菑其殪

韓詩曰菑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塡下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詩作其菑其翳傳云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訓義與爾雅釋木同韓詩以菑爲反草者意以其菑其翳其灌其栵爲總言草木異於毛傳之以栵釋栭訓爲木名也詩言作之屏之作起也屏除也四方之民歸往岐周闢草萊刊樹木而自居處草之蕪穢者必先芟夷之故首言其菑謂反草而菑殺之也木之顚仆者亦先除去之故次言其殪也爾雅曰木自斃神說文神字作槇云仆木也槇取顚仆之義人殪

則仆木斃則顛故韓詩以殪為因高墳下墳卽顛之叚借耳又云修之平之其灌其栵此亦分別而言木之叢生者為灌則修而削之木之既髡復生者為栵則平而治之爾雅釋詁烈枿餘也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枿晉衞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肄說文櫱伐木餘也字或作蘖栵與烈通是栵為木之餘蘖矣四者皆開山通道之首事也下文云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此乃闢地定居之事檉椐易生之木故其地則敬而闢之檿柘有用之材故其樹則攘

而則之如是者土地既廣樹木亦茂故下章即
繼以柞棫斯拔松柏斯兌也
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七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
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
不獲年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
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
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
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

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句有譌）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遂立而養（字有譌）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王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補　吳越春秋卷一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

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爲太王追封太伯於吳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詩正義

韓詩曰莫定也 釋文

補 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莫靜也 文選西征賦注

喬樅謹案文王毛詩作王季莫毛詩作貊詩正義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貊左傳樂記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今據左氏昭二十八年傳及禮記樂記徐幹中論法象篇引詩並作維此文王是魯齊與韓三家今文同

爾雅貊莫亦作貉嗼陸氏釋文云貉本又作貊嗼本又作莫是陸所據本爲貉嗼定也說文嗼啾嗼也玉篇嗼靜也莫字葢嗼之消借又案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寞靜也寂寞與啾嗼同疑韓嬰內傳釋莫爲寂寞而薛君著韓詩章句又申釋其義也尒雅爲魯詩之學疑魯詩文作嗼說文啾嗼之訓即本魯說魯韓雖文異而義並同也

無然畔援

〔韓詩〕曰畔援武强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此用魯訓攷毛跋扈即武强之貌義與韓詩相近詳見魯詩遺說攷

無然歆羨

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文選孫綽登天台山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無是貪羨攷說文羨貪欲也文選歸田賦注引字林訓同廣雅釋詁一羨欲也毛云貪羨猶言貪欲也韓詩訓羨爲願者願即欲之意淮南說林訓臨河而羨魚高誘注亦云羨願也

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曰陵文選九楊雄長楊賦注

韓詩曰曲京曰阿文選西都賦注○衆經音義一

喬樅謹案說文陵大阜也釋名釋山曰大阜曰陵陵隆也體隆高也廣雅釋邱云四隤曰陵廣雅之訓與薛君章句同卽用韓詩義陵之爲象中央隆高而四面隤陁以漸而平故淩遲亦曰陵夷言其勢漸頹替如邱陵之漸平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詩外傳五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喬樅謹案則天地之體各本則多作首惟虞山毛詩本作則今從之

與爾隆衝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隆作臨宋緜初云隆臨一聲之轉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

為臨處由聲近故通用段氏詩經小學云隆衝
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爲二非
脣㯾攻隆衝亦作衝隆淮南兵略篇云故攻不
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鹽鐵論亦云衝隆不足爲
强是明以隆衝爲一隆益轈車衝則轒車是說
文轒陷陣車也轈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葢取
其以高望遠則謂之隆車取其以上臨下則謂
之臨車左氏成十六年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
晉軍卽韓詩所謂隆者是也胡承珙曰宣十五
年左傳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杜注云

樓　中上望櫓成十六年傳注亦云巢車車上
爲櫓巢車樓車皆卽詩之臨車孫武子曰攻城
之法修其轤轀轒轀轤與櫓同後漢書光武紀
衝輣撞城章懷注云衝衝車也許慎曰輣樓車
也前漢書敘傳衝輣閑閑卽以輣當詩之臨然
則臨衝爲二車其義不可易矣

崇墉仡仡

〔韓詩〕曰仡仡搖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仡仡猶言言也毛訓言言爲
高大則仡仡亦訓爲高大矣鄭箋云言言猶孽

孽將壞貌則釋佮佮當亦爲將壞之貌鄭君蓋
用韓說以改毛義胡承珙曰案僖十九年左傳
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
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
傳衛伯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後
漢書伏湛傳崇國守城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
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
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
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
義爲勝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

大訓如爾雅大簫謂之言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

証鄭意欲見崇墉堅城故訓言言爲孽孽若正義則不能知毛傳之有本矣卽如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雅簫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此亦可証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蓋多矣喬樅攷說文土部圪牆高也詩曰崇墉圪圪張載魯靈光殿賦注云屹猶孽也高大貌詩曰崇墉屹屹圪屹當爲齊魯詩與文而義並訓爲高是齊魯詩與毛訓同韓以仡仡

爲搖者據詩言隆衝皆用以攻城之具故釋仡仡爲動搖之貌也

靈臺

於牣魚躍

薛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山水詩注

於樂辟廱

韓詩說曰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取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

之郊立明堂其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葢以茅葦取其絜淸也詩正義引異義

喬樅謹案毛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戴氏詩攷正曰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

後尤協矣胡承珙曰案詩疏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雍同處在郊則辟廱亦爲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卽繼之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是辟廱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別諸侯爲泮宮不得同於天子而辟廱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雝所以教天

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廱同義即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麗敦王在雝位格廟冊麗是辟雝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公彌文之制如推其原始即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自爲游觀之所辟廱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三十里似非無據至辟雝即周頌之西雝彼傳云

雝澤也澤即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於此則辟廱在郊可知謂之西雝則在西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以爲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辟雍大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鎬京辟雝殆立於國中歟

矇瞍奏功

（韓詩曰）矇瞍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文選演連珠注

喬樅謹案史記屈原列傳集解引亦作矇瞍奏

功從韓詩也毛傳作奏公傳云公事也小雅六月詩以奏膚公傳云公功也則毛釋公爲事正以公乃功之叚借耳王逸楚詞懷沙章句引作睽叟奏工叟卽瞍之消借工功古書通用叔師所據是魯詩之文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詩承上作樂言之故云奏功也

下武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韓詩外傳五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從矣

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王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應侯順德

補酈道元水經注滍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卷三十一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九卷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克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愼德是也與韓詩外傳同惟應侯作唐侯順德作愼德爲異攷隋書經籍志陳留風俗傳三卷漢議郎圏稱撰其說疑即本韓詩愼順古文通假毛詩定本作愼德集注本作順德淮南子引詩亦作愼德是知三家文有假順爲愼者應字作唐疑傳寫之誤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臣瓚

注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此說并州與陳留無涉地理志又云潁川郡父城應鄉故國周武王所封潁川與陳留相近父城爲應鄉故國則陳留風俗傳所紀確爲應侯無疑師古漢書集注引臣瓚曰呂氏春秋成王以戲授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成王之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也應氏之說蓋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喬樅謂班志武

王乃傳寫之誤當作成王爲是成王桐葉之封見史記晉世家及呂氏春秋重言篇皆以爲叔虞事叔虞封唐唐應皆成王之弟傳聞異詞或亦以此爲封應侯事故韓詩引以証詩之應侯順德臣瓚謂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者瓚用韓詩故不信韓詩外傳也

補羅泌路史國名紀應韓詩云侯國

喬樅謹案路史又引盟會圖云汝之魯山有應城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五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

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喬樅謹案毛傳釋此詩不遐有佐亦云遠夷來

佐也與韓詩說同鄭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其

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與毛韓義異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

韓詩曰烝美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訓烝爲君君哉亦美之辭也訓

義並通

築城伊淢

韓詩曰淢深池 釋文

案說文門部閾重文閾云古文閾从洫韓詩淢作

洫此其例也

裔樅謹案毛傳云淢成溝也鄭箋云方十里曰
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馬瑞辰曰傳成溝當
爲城溝之譌古者有城必有池孟子城非不高
也池非不深也說文城有水曰池城無水曰隍
是也淢洫古通故韓詩作洫訓爲深池池亦稱
溝廣雅易注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是也
說文洫字注云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
謂之洫與箋說合箋蓋以城之有洫猶成閒之
有洫遂舉成洫以明之非以詩所言卽成閒之

洫也箋又言築豐之城大〔通〕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葢謂文王城十里與方十里爲成同喬樅謂馬以毛傳成溝爲城溝之譌此不然也洫本成間之溝名毛詩假淢爲洫字故傳以成溝釋之明築地鑿池卽仿成溝之制馬元伯膠執天子城方九里之數以鄭言文王城方十里爲誤則近於固矣

王公伊濯

〔韓詩〕曰濯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濯大也與爾雅釋詁訓同方

云濯大也荆吳揚甌之間曰濯韓詩以濯爲美者美字从大則美亦兼有大義也

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四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與形同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案首句東西互易與毛詩異卷五兩引詩亦然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四文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

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子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遺說攷卷第四（四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二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史記周本紀注）

〔韓詩說〕曰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毛詩正義引異義）

誕彌厥月

〔韓詩〕曰誕信也（文選廿陸雲大將軍讌會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釋誕爲大與爾雅釋詁合說文誕詞誕也誕訓大言故又引伸爲虛詐之義廣雅釋詁一誕信也此用韓詩義誕既訓詐又得訓信者猶之以亂爲治以徂爲存皆詁訓之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冰鳥覆翼之

補吳越春秋卷一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妊

娠懼被淫佚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天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辟易而避之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

補門植仲雍哀辭曰昔后稷之在寒冰鬬穀之在楚澤咸依鳥馮虎而無風塵之災

秫之戎菽戎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

補吳越春秋后稷爲兒時好種樹禾麥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黄黒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

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溢遂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姓姬氏

補賈公彥周禮太宰疏生民詩云蓺之戎菽戎菽大豆后稷之所殖

喬樅謹案戎菽毛詩作荏菽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賈疏所引詩直作戎菽當爲韓詩之異文爾雅釋詁戎壬荏訓爲大壬任古字通用戎荏一聲之轉

拂厥豐草

韓詩曰拂弗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拂作茀傳云茀治也攷爾疋釋詁弗治也是茀即弗之通假韓詩釋拂爲弗則拂亦除治之義也方言云茀拔也茀本訓道多草不可行草多必拔去之故即以拔草爲弗此引伸之義也廣雅釋詁拂除也又拂拔也拂去也訓義並同馬瑞辰曰弗與拔雙聲弗當爲拔之假借茀與拂又弗之聲近通借拔借作弗猶祓之借作弗福之借作祓也

后稷肇祀

韓詩說曰三王各正其郊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樅謹案肇毛詩釋文不言韓氏字異然據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毛詩商頌箋讀肇域之肇爲兆知三家今文肇皆作兆此后稷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正義以爲肇宜作兆春官小伯宗兆五帝於四郊是也鄭注表記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此用齊詩說詩箋則云后稷肇祀上帝於郊雖與記注異義然讀肇爲兆則仍從三家之說也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補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補曹植求通親親表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嘉肴脾臄

補玉篇肉部臄口上阿也詩曰嘉肴脾臄

喬樅謹案毛詩肴作殽毛傳云臄函也文字訓義皆與此異知此所引爲據韓詩也又毛詩釋文引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亦以臄爲口上阿與玉篇訓合

酒醴維醹

韓詩曰醹甜而不泲也文選南都賦注○說見前

既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補後漢書梁太后下詔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章帝八王列傳

鳧鷖

鳧鷖在亹

喬樅謹案文選吳都賦清流亹亹李善注引韓
詩曰亹水流進貌說者以爲卽鳧鷖在亹之章
句先大夫曰案吳都賦亹與水韵則音不讀如
門然此詩讀亹音若美則與下文熏欣芬艱不
協非此詩章句也當爲亹亹文王之訓喬樅攷
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亹師古注云亹者水流

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此必漢儒應服等音義據三家詩訓爲解而顏注襲用之故引詩大雅不明其爲誰家漢時三家並列學官學者肄業及之非有異文異義固不煩詞贅耳毛傳云亹山絕水也箋云亹之言門也鄭卽用三家詩訓以申毛義孔疏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其說非是胡承珙曰山絕水者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非斷絕水勢之謂也馬瑞辰曰亹者釁之之斷絕从[illegible]分聲與門音近故訓爲門

凡物之有間隙者皆得謂之亹方言器破而未離謂之璺廣雅璺裂也璺亦亹也亹有門音門釁聲又轉爲眉故古鐘鼎文眉壽多借作亹

亦作亹竊疑湄即㴸之假借秦風在河之㴸傳㴸水隒也廣雅隒厓也讀亹爲湄正與上章在沙在渚在潨同爲水旁之地猶衛風淇厲淇側

秦風水湄水涘字異而義同也

假樂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韓詩外傳五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

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塡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又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

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燕及朋友

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唐會要七

喬樅謹案魯臣盧氏文弨以爲與虜同史記伍子胥傳遂滅鄒句魯之君以歸鄒卽邾也下當云魯其君之字誤也此亦以魯爲虜可通用之一證交友下或有受字是衍文

篤公劉

補吳越春秋二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

補吳越春秋五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

芮阸之即

喬樅謹案毛詩作芮鞫傳云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芮阸云阸讀與鞫同韓詩作芮阸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阸之間耳又周禮職方氏注作汭坭李𣸣平曰毛傳非訓鞫為究蓋讀鞫為究阸坭二字俱从戹

尻與究竝从九得聲聲同者義亦同是鞠阮坃究四字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溫水篇注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外又有金山郎究金谿究之名此經承皇過二澗之下則皆山谿小水故傳以爲究矣

㵎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韓詩外傳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

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已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壯下易由事寡易為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為君亦服斬縗三年為民父母之謂也

〔又外傳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

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之所爲者小也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又〕曰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糾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

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强詩曰愷悌君子

卷阿

來游來歌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由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韓詩外傳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補曹植七啓聆鳴鳳於高岡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

韓詩外傳八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

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illegible]前而麟
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鷄[illegible] [illegible]負仁
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明動
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
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理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
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凰[illegible]之得鳳
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
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
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中宮鳳乃蔽
日而至黃帝降于東堦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

不敢不承命鳳 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又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請使於文侯於是文侯大說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人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而已亦將喻誠信通志氣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補 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李善注選七命

民勞

柔遠能邇

補 曹植魏德論柔遠能邇莫敢不賓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韓詩外傳五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喬樅謹案毛傳云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箋云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與韓詩言君反道而民愁訓義並同瘁癉手 孔本作卒癉陸本作卒僤釋文云僤本又作癉沈本作𤺺馬瑞辰曰說文有版無板後漢書董卓傳李賢注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詩皆作版版荀子楊倞注亦云大雅版版詩爾雅版版僻也廣雅下版反也是知古本皆作版版版反以聲爲義卒者悴之省借說文悴憂也讀與瘁同瘁癉皆病也韓詩並作瘁癉禮緇衣引之作亶本亦作癉爾雅

疸病也作癉者正字亶癉僤皆叚借字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韓詩外傳五〕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

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又曰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躧舃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視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補 玉篇艸部蕘草薪也詩云詢于芻蕘

喬樅謹案毛傳訓芻蕘爲薪采者此云蕘草薪也當据韓詩之訓

老夫灌灌

韓詩外傳十楚邱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三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

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隔肓煩喘痹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如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肓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痹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

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
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

又曰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
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
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
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莞
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
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
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也搦木
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

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蝨頭掩目而別黑白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王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塡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湯

子同擣藥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耳夫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誘民孔易

（韓詩外傳五）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告獵為化

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
漁竭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
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益
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
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
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
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
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
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
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

虛辭也

喬樅謹案誘今外傳本作孎此從詩攷所引又以告獄爲化句趙懷玉校語云毛本作較獄亦非獄字疑譌當謂告訐耳

韓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三

蕩

天生烝民其命匪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詩外傳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携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喬樅謹案說本皆作諆今從詩攷引外傳文改

爲訧字

〔又外傳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外傳十〕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

之請以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下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五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

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八〕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

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十〕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

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作以無倍無側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時無背無側非是

天不湎爾以酒

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初學記二十六

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湎文選班固西都賦注及卷六魏都賦注文二十五張協七命注

韓詩曰飲酒不出客曰湎釋文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三十九引韓詩畧同初學記十四引作外傳御覽八百四十五亦引作外

傳又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序字乃席之譌今據卷十四引作即席訂正文選張載七命云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李善引薛君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與初學記所引文異攷魏都賦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李善引薛君韓詩章句亦作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皆以證明流湎之義然則知作沈者為韓詩傳作流者為韓詩章句也沈湎流湎皆為淫酒之稱說文云湎湛于酒也湛與沈同毛詩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鄭君釋湎為

同顏色同亦齊也蓋卽用韓詩沈湎之義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五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爲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鑿於夏而周可以鑿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案外傳十引作監此引作鑿字非

又外傳十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逃

夫日日愼桃何忠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補三國志崔炎傳炎書諫袁紹曰殷鑒夏后詩稱不遂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

喬樅謹案季珪本傳云季珪讀論語韓詩結公孫方等從鄭元學攷後漢書鄭元傳言康成嘗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則季珪之從鄭君學當亦問韓詩之義也

抑

韓詩翼要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詩正義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韓詩外傳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韓詩外傳五〕水淵深廣則魚鱉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又外傳六〕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士而況國

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韓詩外傳六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

百吏咸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

矜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爲政教

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

裔從謹案遠猷毛詩作遠猶猷與猶同書盤庚

女分猷念以相從漢石經作猶毛詩小星寔命

不猶陟岵猶來無棄爾雅釋言注並引作猷又

常武王猶允塞韓詩外傳作王猷允塞是猶猷

字同之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字分謀

猷字犬在右語助字犬在左經典絕無此例

荒愖于酒

韓詩外傳十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愖于酒

喬樅謹案愖毛詩作湛湛愖皆酖字之假借說文酖樂酒也是也又諸下舊衍侯字今刪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

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喬樅謹案灑掃毛傳作洒埽又田疇甚易句本皆脫甚易二字今據文選籍田賦注引補

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韓詩外傳六古者有命民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

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强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喬樅謹案御覽六百三十七引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至而民莫敢犯也不云外傳者當是省文耳趙懷玉校本云皆有罰句上舊本無乘飾車駢馬五字案文義當有補之告爾人民句詩

故引外傳作告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質字非

補 馮衍刀陽銘修爾甲兵用戒不虞

稱縱謹案敬迺此銘卽用抑詩四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及五章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之語甲兵疑當作戎兵古戎字作戒轉寫譌脫其半遂誤爲甲字耳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

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
行不贊之詞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又外傳六〕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
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
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
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
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
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
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
不為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為而後

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無言不醻無德不報

韓詩外傳七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

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喬樅謹案今本從毛詩改作讎此據詩攷引爲酬字毛古文作讎乃酬之假借列女傳引詩作醻醻與酬同藝文類聚三十一引作詶詶卽酬字見衆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喬樅謹案陳球傳引詩二語文同

忠士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六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幽人勇猛强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者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

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喬樅謹案承承據詩攷所引如此今本外傳同毛詩作繩繩非是馬瑞辰曰繩與承聲近韓詩作承承蓋取子孫似續相承之義毛傳云繩繩戒也繩與愼字音近義通下武詩繩其祖武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愼其祖武故爾雅毛傳並以繩繩爲戒又萬民靡不承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據箋訓則鄭君所見經

文作萬民不承無靡字據釋文云一本靡作是
則作萬民是不承不爲語詞猶云萬民是承也
惟韓詩外傳引作萬民靡不承則今本毛詩蓋
沿韓詩之誤喬樅謂經文作萬民靡不承語氣
正順毛韓師傳各異文或不同要不得是彼非
此而以韓詩爲誤也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韓詩外傳六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
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
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

仁之質也仁以為質義以為理開口無不可以為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嗚呼小子

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文選十六潘岳寡婦賦注

薛君章句曰嗚歎辭也文選廿六陸機赴洛道中詩注

喬樅謹案此所引韓詩外傳外字疑內之譌嗚毛詩作於攷說文烏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于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為烏呼又云𦾕古文烏象形於象古文烏省段氏注云烏取其字之聲可以助气故以為烏呼字此發明假借之法與朋

爲朋猶來爲行來一例古者短言於長言烏呼於烏一字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今文尚書悉爲於戲字古文尚書悉爲烏呼字而詩皆云於乎中古以來文籍皆爲烏呼字按經傳漢書烏呼無有作嗚呼者唐石經誤爲嗚字十之一耳近今學者無不加口作嗚殊乖大雅韓詩嗚字當作烏爲正

聿我厥國 釋文乙詩正義同

喬樅謹案聿毛詩作曰聿曰古通用字

豩來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韓詩外傳四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又外傳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詩外傳十〕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奉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

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禍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

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
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
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
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
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
又外傳士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
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
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
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

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稼穡縱謹案物疲則怨二句舊本無之呂氏春秋

適威篇有此八字趙懷玉校本云案下文云上

下俱極則本有此二語可知依呂氏春秋增入

又案里克即李克見史記魏世家及呂覽適威

篇里李古字通用漢書藝文志云李克子夏弟

子而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子夏傳詩曾申申傳

魏人李克則克是子夏門人也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韓詩外傳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

天詩曰雖有旅力以念穹蒼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韓詩外傳六〕田常弑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

〔又外傳十〕楚有士曰申鳴治圃以養父母孝聞於楚

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柰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刼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分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

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

喬樾謹案毛詩傳箋皆訓谷爲窮阮相國揅經室集曰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穀生也周禮縱人注作櫛穀與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之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並爲韵即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

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此與韓詩外傳言石他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引詩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同義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

字卽明訓谷字也胡承珙曰案叔向引詩尚近於進退皆善之說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又韓詩外傳十申鳴言行不兩全名不兩立與石他事略同則所引進退維谷必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也仍當以谷訓窮爲正段氏說文注曰谷當爲鞫之同音假借爾雅鞫窮也段說是矣

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五〕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

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又外傳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惟彼不順征以中垢

〔韓詩外傳五〕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

乎故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蟨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徃以中垢闇行也

案今本外傳作蟲垢誤此據詩攷所引又徃字毛

詩作徃

喬樅謹案毛傳云中垢言闇冥也箋云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與韓詩外傳義同徃字疑爲征之譌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

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

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公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

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郭君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後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右樅諫案賈子先醒篇以此爲懷王問而賈君

豰有先生者以下三生字賈子俱作醒下文並同趙懐玉校本云諫事而居居字疑當之誤是以亡也句下舊本無郭君二字案文義補之郭君是也句下各本衍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十一字今刪

雲漢

對彼雲漢昭回于天

韓詩曰對彼雲漢○注曰宣王遭旱仰天也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

喬樅謹案遭下舊脫一字當爲旱字本或作亂

非是王氏念孫曰對當爲菿菿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云倬韓詩作菿菿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菿則對爲菿字之譌無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及干祿字書菿字或作對菿之爲對猶莿之爲荆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菿故菿譌爲對矣王說是也

圭璧旣卒

〔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樅謹案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圜邱之祭皇氏

云祭日之旦王立邱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此詩二章言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而此章圭璧既卒句承上靡愛斯牲當兼燔柴之玉言之鄭箋僅釋圭璧爲禮神之玉其義未備馬瑞辰曰按古有禮神之玉周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也有燔玉大宗伯祀天神禋祀實柴槱燎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禋所以報陽也及韓

詩內傳言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是也有埋沈之玉尒疋釋天祭山曰庪縣郭注引山海經縣以吉玉孫炎曰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此埋玉也釋天祭川曰浮沈邵氏正義引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傳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玉沈於河又定三年傳執玉而沈此沈玉也又尒疋祭地曰瘞埋春官司巫凡祭祀守瘞鄭注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則祭地亦埋玉矣禮玉祭畢而藏至燔玉及埋沈之玉則不復取出故詩言圭璧既卒也又按

說文瓏禱旱玉也爲龍文左傳昭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正義引說文爲証是禱旱別有瓏玉馬說是也胡承珙據毛詩明辨錄不信古禮柴燎有燔玉之事又據梁書許懋傳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其義非是詩明言不殄禋祀禋之言煙也煙卽燔柴之祭舜典禋于六宗鄭注云禋之言煙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亦云禋之言煙詩生民正義引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惟禋祀得該實柴槱燎之祭故尚書大傳煙于六宗卽

作煙字詩維清肇禋迄用有成釋文亦云禋本作煙魏受禪表煙于六宗史晨奏銘以供煙祀皆其證也然則韓內傳奉玉升柴之說古有其禮始末可以經議矣

鬱隆烔烔 釋文

毛詩釋文蘊韓詩作鬱蟲蟲韓詩作烔烔

韓詩傳曰烔謂燒草傳火盛也 華嚴經音義下

案傳火與燒字意複當是傳火之譌

喬樅謹案毛詩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釋文云蘊本又作煴正義云溫

定本作蘊馬瑞辰曰說文有薀無蘊云薀積也蘊卽薀之俗字薀熅溫古同聲蘊鬱雙聲故通用尒疋釋言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荀子富國篇使夏不宛暍楊倞注宛讀爲鬱暑氣也是薀又通作宛宛鬱亦雙聲蘊隆謂暑氣鬱積而隆盛蟲蟲則熱氣薰蒸之狀也尒疋釋訓爞爞薰也蟲蟲卽爞爞之省說文有赨無爞云赨赤色也从赤蟲省聲疑爞卽赨之變體赨爲赤色而以狀暑之薰蒸猶赫赫爲大赤而詩亦以狀暑氣也韓詩作烔烔烔者一切經音義卷四引埤蒼

烔烔熱貌也廣韻烔烔熱氣烔烔出字林古詩同爞爞同音爞烔皆徒冬反故通用爞通作烔猶說文赨从蟲省聲讀若同也喬樅謂爞本訓火氣左氏定二年傳鬱攸從之杜預云鬱攸火氣也詩以火氣之熏比旱氣之熏故云鬱隆烔烔韓詩傳釋烔爲燒草傳火餘盛此烔字本義也字林訓烔爲熱氣烔烔卽本韓詩釋名云熱爇也如火所燒爇也是熱氣卽爇火之氣玉篇爞熏也集韵云爞本作烔則爞乃烔之或體馬瑞辰又云烔烔通作疼疼釋名疼旱氣疼疼

然煩也劉向引詩正作疼疼此說大誤釋名釋疾病云疼痺氣疼疼然煩也一切經音義卷四疼痺下云又作痋胗二形廣雅云疼痛也痺說文濕病也痺不能行也又卷十四疼痛下云又作疼胗二形聲類作癑說文痋動痛也釋名疼痺也俗本痺作卑又晛去也字段氏說文注引釋名改作旱氣疼疼然煩也謂與韓詩烔烔皆爲旱熱人不安之貌而馬遂沿其誤攷素問痺論云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凡痺之客五臟者肺痺者煩滿喘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下

鼓暴上氣而喘此正釋名所云痺氣疼疼然煩也說文以痋爲動痛者痺論曰痺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又曰痺或痛或不痛痛者寒氣多也其不痛者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濇又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筋則屈不伸是痺之在筋骨者或不能屈伸故動則痛也如使疼爲旱熱之病則說文疢熱病也胡不釋疼爲熱病而乃云動痛乎又案今本說文痋動病也病字是痛之譌元應引聲類疼作癑今據說文癑痛也尤其確証至馬以劉向引詩作疼疼則不根之

言斯爲杜撰矣

耗斁下土

〔韓詩曰〕耗惡也釋文

喬樅謹案後漢書竇皇后紀問息耗章懷注引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耗即耗之俗書說文秏稻屬从禾毛聲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秏是秏本爲稻之美者而玉篇禾部云秏敗也引詩云秏斁下土敗與惡義近秏之訓惡此以相反爲義也耗毛詩無訓斁傳云敗也箋云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毛

蓋以斁爲殬之假借則秏義當訓惡與韓詩同大戴禮易本命曰秏土之人醜注云秏土謂疏薄之地是亦以秏爲惡也

赫赫炎炎

補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

補玉篇艸部詩云旱既太甚蔋蔋山川蔋蔋旱氣也喬樅謹案蔋蔋疑當爲蓧蓧之譌字玉篇又云本亦作滌毛詩正作滌滌蓋滌字即蓧之省也

也

〔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注）君親之南郊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桓五年傳注）

喬樅謹案何邵公注於桓五年不言是韓詩傳而疏云皆韓詩傳之文者據僖三十一年傳注引韓詩傳則此亦同可知也

旱魃爲虐如炎如焚

〔後漢書章帝紀注曰〕炎焚言熱氣甚韓詩旱魃爲虐如炎如焚

喬樅謹案炎毛詩作惔釋文曰惔音談說文云

炎燎也徐音炎段氏詩經小學曰按韓詩作炎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惔燎之也葢毛亦作炎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惔是其明證李黼平曰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惔燒如火之焚燎又曰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如孔言則當時經有作如炎者正義从定本也說文惔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惔爲炎故訓燎也洪頤煊曰說文炎火光上也釋文引說文炎燎也與今本異說文二字當爲韓詩轉寫之譌

我心憚暑

韓詩曰憚苦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憚勞鄭箋云憚猶畏也勞與苦義近畏亦苦之意也

胡甯疹我以旱

韓詩曰疹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瘨箋云瘨病也義與韓異攷尒疋釋言胗重也疹與胗音同義通疹籀文胗字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云胗腫也腫與重音義亦同

瞻卬昊天

詩君德詩章句曰萬民賴賴叩天告愬文選任昉劉道賤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二語宋綿初以爲是此詩章句余則謂皆在節南山爲說已見前小雅中今姑兩存之

韓詩遺說攷卷第四四之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四

嵩高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

韓詩外傳五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淸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

文武之德也

喬樅謹案嵩毛詩作崧今本外傳同作崧此從詩攷訂正峻毛詩作駿駿峻古今字藩毛詩作蕃義並同又案藝文類聚七引毛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四句與今詩文異毛字疑爲韓之誤

王踐之事

韓詩曰踐任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踐作纘箋云纘繼也文義與韓並異禮記中庸踐其位鄭注云踐或作纘此踐纘古通之驗韓詩訓踐爲任者謂王任用之使

經理南國之事也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詩外傳八）昔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翕然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諭教德與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案此韓詩以申甫爲申伯仲山甫也蔡邕集亦以

申伯仲山甫並言是魯詩說與韓同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六〕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韓詩外傳六〕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

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訟獄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三人舊譌作二人又脫去所以二字今據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所引外傳文校定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又如何二字舊誤倒亦據劉注乙正

〔韓詩外傳八〕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毁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又曰〕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

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
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
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
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
命入于淵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
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
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
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
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謂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
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

嘗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狷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

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又曰齊崔杼弒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荆蒯芮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

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喬樅謹案崔杼弑莊公至其僕曰二十四字本皆脫佚今據說苑立節篇補入

又曰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

也

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韓詩外傳六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又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

發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杅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見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士

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

咄內劔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劔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

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淩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悪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先生也

又外傳八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

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韓詩外傳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海之內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凝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補曹植黃初六年令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

征夫倢倢

補玉篇人部詩云征夫倢倢倢倢樂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倢本亦作捷攷毛詩征夫

捷捷釋文捷音在接反則作倢者乃韓詩之異文又攷巷伯篇捷捷幡幡衆經音義十六引作倢倢幡幡據毛詩釋文云捷如字則毛詩他本無作倢倢者知元應所引亦皆爲韓詩之文可與此篇互相證也

仲山甫徂齊

鄧展曰韓詩以爲封於齊 漢書杜欽傳集注

漢孟郁修堯廟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因氏仲焉 洪适

一隷釋

爲樅誰家洪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仲山甫

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

夜徘徊不忍遠去顏師古集注引鄧展曰詩言

仲山甫銜命往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爲封於齊

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

容媚也鄧展晉灼並謂韓詩以仲山甫爲封於

齊其說與毛異今據孟郁修堯廟碑云仲山甫

本姬厨之遺苗則與杜欽之說不合竊以杜欽

說關雎詩用魯義則此引烝民詩當亦用魯義

也攷唐元和姓纂及權德輿集均以仲山甫爲姬姓與孟郁語合唐時惟韓詩存故得據以爲說然則仲山甫封齊之事魯韓之說雖同而一以爲姬姓一以爲異姓要自有別王符潛夫論云仲山甫慶姓張衡呂公誄云仲山甫姜姓姜慶古字通用節信與平子均用魯詩益足証杜欽言仲山甫異姓之臣爲本之魯說矣王氏詩攷以杜欽語入韓詩其義未確說見魯詩遺說攷

有晫其道

〔韓詩曰〕晫明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倬訓倬爲明貌釋文云韓詩作晫音義皆同是毛詩倬字乃晫之通假詩小雅倬彼甫田韓詩作箌尒疋釋古箌大也廣雅釋詁晫明也箌字訓大晫字訓明各有本義而倬訓爲明大貌則兼二義也晫與的音近義同聘禮匹馬卓上注云卓猶的也是以卓爲晫之渻借字

韓侯受命

〔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白虎通上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曲禮正義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白虎通上

喬樅謹案文選二十一左思咏史詩李善注引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即此傳之文

幹不庭方

〔薛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文選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作楨幹而正之是亦以幹爲正與韓同義爾雅釋詁楨翰義幹也楨翰或

竹楨幹楨幹皆正也廣雅釋詁幹正也易幹父之蠱虞翻注幹正也詩言幹不庭方庭直也謂正其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也

王錫韓侯

〔韓〕詩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北堂書鈔三十

〔補〕廣韵十九侯韓詩外傳曰周宣王大司馬韓侯子有賢德

江漢

武夫滔滔

〔韓〕詩〔說〕曰武夫滔滔衆至大也詩正義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韓詩曰式辟四方辟除也（衆經音義十三○文選注八司馬相如上林賦注引作辟君韓詩章句）

喬樅謹案韓詩以辟訓除除有治之之義毛詩讀辟為闢鄭箋云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則兼有治義也

補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吉甫夷吾攘其蝥賊安其疆宇

肇敏戎公

韓詩曰肇長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肇謀也與韓義異商頌元鳥上言正域彼四方下言肇域彼四海則肇猶正也胡承珙曰韓詩以肇訓長此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爲長不見所出喬樅謂國語齊語轉本肇末注云肇正也正與長同義尒疋釋詁正長也斯干詩噲噲其正毛傳云正長也肇之爲長亦訓詁展轉相通之義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自召祖命

韓詩外傳八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湖明天子令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韓詩外傳五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

釋曰植古弱詩訓明明天子

喬樅謹案王氏念孫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又曰明與孟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爾雅曰孟勉也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王說是也

常武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

韓詩曰敷大也敦迫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鋪敦淮濆陳氏稽古篇曰鋪敦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濆解殊費力案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胡承珙曰說文濆下引詩敦彼淮濆與毛韓文皆不同或出齊魯詩但既云敦彼則必訓厚可知鄭讀敦爲屯昭二十三年左

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也越絶書西陵名敦兵城即頓兵城也古字敦有頓義毛意當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涯未必與鄭異也喬樅謂說文引詩作敦彼淮濆敦即廹之意也鄭箋讀敦爲屯屯兵於淮濆亦所以廹之也鋪敦古以聲同通用後漢書馮緄傳引此詩云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字正作敷即用韓詩章懷注云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醜虜皆以敦爲敦逼韓詩之訓於義爲長敷義本訓布韓詩釋敷爲大者高誘呂覽求人篇注以榑木爲大本足證

此敷字亦有大義也

補後漢書馬緄傳詔策緄曰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

民民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曰民民靚也 釋文

韓詩外傳八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

渴挹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爲從諫奚民民毛詩作緜緜今外傳本仍同作緜緜當據釋文訂正馬瑞辰曰緜緡雙聲通用故詩緜蠻黃鳥一作緡蠻韓詩綿綿作民民亦以雙聲假借至毛傳訓緜緜爲靚者靚卽靜字

靜即窈也尒疋釋詁窈靜也靜窈雙聲字故訓爲靜猶言窈也文選洛神賦注緜緜窈意也正與毛傳同義喬樅攷漢書賈誼傳澹乎若深淵之靚注靚與靜同又外戚傳神眇眇兮窈靚處以窈與靚連言此足證靚之本有窈義矣

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韓詩外傳六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賂則賓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也侵之愈甚必致賓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

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特以巧敏
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
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
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
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
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
强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
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
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

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既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士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

天助也君以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之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本云既壟五日舊脫既字據御覽百九十二引補攻舊譌作次亦據御覽改正十丈新序作十堵而城自壞下舊有者字是天助下舊有之字皆衍文也俱依新序刪曰善哉襄子之謂也此八字文有脫誤喬樅案襄子之謂也五字當在引詩二語之後文義始順

又使之城之字舊譌作其今依新序改之

瞻卬

伊胡爲嫕

韓詩曰嫕悅也文選神女賦注

案嫕宋本文選作嫕當是伊胡爲嫕之注

喬樅謹案毛詩伊胡爲慝箋云慝惡也文義與此並異盧文弨曰文選注所引韓詩嫕悅也嫕字當作瘱此懿厥哲婦之懿馬瑞辰曰瘱或作嫕今誤作嫕按說文瘱靜也靜審也廣雅瘱審也瘱古讀如邑與懿字雙聲疊韵故懿可通作

瘱而韓詩訓悅與毛義異喬樅謂此詩懿厥哲婦與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語氣正同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此詩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謂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是懿亦痛疾之詞且下句言其爲梟爲鴟則懿義更不得訓悅宋綿初亦以韓詩此語是釋伊胡爲嬺謂嬺卽懕之異文今按國語晉語曰胥靜女德以伏蠱慝此慝字義亦訓悅蠱與冶通見馬融廣成頌田開古蠱郎田開彊古冶子也是蠱冶古通蠱悅謂冶容爲悅者此足爲韓詩以嬺訓悅之證文選宋玉神

女賦云澹清靜其愔嫕李善注云愔嫕和靜貌引韓詩嫕悅也又引說文嫕靜也蒼頡篇嫕密也按愔既訓和嫕自當訓悅如以嫕爲靜則與清靜義複矣王褒洞簫賦清靜厭瘱厭瘱與愔嫕同亦當訓爲和悅子淵即用宋玉賦語也漢書外戚傳婉瘱有節操此瘱字宜訓爲靜張華女史箴婉嫕淑慎李善注引漢書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柔之翳又引列女傳曹大家注曰婉柔和也嫕深邃也深邃即靜之義是瘱字亦作嫕嫕與瘱形似或即以爲嫕字李善未能

明辨故廣引韓詩及舊說篇說文列女傳注諸說以廣其義耳今繹韓詩之意以長舌之婦始則譖訴終則背違此其忮害豈曰不極至乎而胡爲悅之惟婦言是用義較明順若以慝訓惡如箋所言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雖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其義殊費周折矣釋文不言韓詩字與慆爲慝或體如愿叉作𢣷之類耳㥾與㦾通者匿从匸說文匸衺徯有所俠藏也集韻十二𩫖云㥾說文靜也或作嫕又云㦾廣雅審也一曰匿也慝古文皆祇作匿開元占經九

引洪範天文日月變占曰陰匿始起而犯盛陽陰匿卽陰慝也尙書大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作仄慝是其證巳嫟集韻二十四職云女字則嫟當與梁嫕之嫕梁夫人嫕見後漢書及列女傳八字通集韻十二霽㥯靜也恭也嫕婉嫕順從也音義並與瘱嫕同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韓詩外傳六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

騷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補三國志崔炎書諫袁紹曰今邦國殄瘁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補馮衍與任武達書曰亂匪降天生自婦人後漢書本傳注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韓詩外傳六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

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熱冬至

必彫者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
者歟
喬樅謹案此以絹騶爲揖封以高唐爲高商與
逸子書文異

召□

□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六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
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
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形如
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

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閒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閒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

訢此禹犢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𭅤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案此威屬君言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語云其誅不服也審審上舊有繁字今依荀子彊國篇删其刑罰重而信舊無重字今依荀子補闐字舊作闒譌案荀子作黭然與填然同是闒當作闐音義同填遠聞

則散苟作得朋則散此似謂則從而放執於刑

灼苟作則從而執持也刑灼之

我居御卒荒

韓詩外傳八一穀不升謂之傔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五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

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被雖爲禮不出刑而天下隨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感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喬樅謹案毛詩訓潰爲遂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此據齊詩之文也今據外傳引詩是韓亦與毛同作潰茂李黼平曰說文僓一曰長貌長義與遂義近潰當讀爲僓

如彼棲苴

補衆經音義廿五詩云如彼棲柤

喬樅謹案棲柤毛詩作棲苴傳云水中浮草也箋云如樹上之棲苴正義曰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棲謂棲息於水上也箋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今據元應引詩作棲柤與毛氏字異蓋據韓詩之文元應又引通俗文云刈餘曰柤知苴柤二字古相通用鄭箋云如樹上之棲苴亦據三家詩說以改毛義也

日辟國百里

薛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文選上林賦注